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祠部集卷二十四

宋 強至 撰

啟

宿州石學士啟

伏審進膺細劄出甸巨藩伏惟慶慰恭惟某官行潔文  
純才宏業鉅亞鼎科之異選暉映熙辰刊石室之謠文  
翺翔華貫固合發揮賢蘊潤色辰猷厭直承明之廬樂  
從外補卧理淮陽之郡暫領使麾然鈴閣班條豈容於

滿歲而鋒車祇召計在於匪朝

代答許發運啟

自阻嚴麾倏經累月一有司之賤動懼瀆尊大漕使之  
前罔敢奏記宜謂高明之造不遺么冗之姿特賜瑤函  
親承教筆拜而伏讀藏以為榮兼承溥暑貫辰粹襟蹈  
吉恭以某官業術精奧方格淳修性與道俱器隨用過  
弗由左右之援自結聖神之知綢繆利權于茲數稔叅  
貳鈞柄決在匪朝願綏寢饋之和庸副幅員之望

又

近因還使常奉卑函荷教誨之存臨悚焉下拜顧使令  
之匪稱第以中藏仰惟領計之間增固毓神之勝恭以  
某官際天蘊識名世標才上知素明賢業彌劭美中都  
之經用未罄猷為躋億姓于厚生庶繫陶冶

代兩制并都水監啓

進冒嚴塗竇憂公議之未允出司通漕曾乏使才之所  
長併此叨恩醜然就職竊以陞黜屬官之狀要在聰明

轉輸本道之財莫非籌畫而又地惟朔野之廣歲有洪流之虞北壓敵疆內儲兵食委之大計須曰周才如某者學有魏于古人識不經於世務蚤尸憲職旋補諫工因彈擊於當塗遂流離於遠郡生還闕下坐陟臺端畧未踰時亟陪主計贍邦家之億費何有微勞董金穀於一方復更重計決非弱植自致榮階此蓋伏遇某官密借公言曲題人品繇褒華之溢美俾寵數之加優誓竭愚衷少酬恩紀

代歐陽龍圖啓

就奉宸緡往司邦漕言念計臺之冗得參使旆之華獲  
幸於天依仁有地伏惟餘寒貫序泰宇餐和恭以某官  
術業該世亮節在廷刊藏室之藹文備紓素蘊進諫囊  
之密疏夙罄良規夷險游更明哲一致寢結中宸之眷  
逆陞內閣之華俄被詔函屈司宮鑰經綸之業尚卷而  
未舒登用之音匪朝而伊夕

回鄭州祖龍圖啓

逖阻朝游罕馳書舍審于宣於屏翰比蒙福於京師秋  
氣兆涼天和迪吉恭以某官學探聖閭名重士林獨蚤  
掇於巍科最晚躋於顯服屯夷殊致明哲惟均淹徊延  
閣之圖書偃息輔藩之印綬請麾東里繫雅俗之撫柔  
趣召西廂即舊人之登用伏望為國自厚以時考祥

代薛師正問候陳州王密諫啓

久違盛德增跂下風適經煩使之謀旋抱仲兄之戚官  
事勞止私懷惘然比朝京師甫邇藩翰既造門而弗及

復奏記以莫違仰惟高明卒以涵貸伏惟坐班寬詔日  
擁蕃禧恭以某官生德為時挺才不世危言有感於真  
主大節無慙於古人臺綱懇辭朝議愈重股肱右郡暫  
鬱士民之瞻羽翼東宮蚤知公輔之器謂在旦夕入調  
陰陽發揮壯猷登翊元化矧叨同里之雅尤倍薦紳之  
依瞻戀所縈文陳曷罄

賀回運使兵部啓

右某啓伏審某官露章辭劇剖竹為藩輟使務於冀方



殿鄉邦於江國主知素厚暫諧卧治之榮士論所歸行  
聽節趨之寵眷言屬部悵失餘光方深去德之思忽枉  
摘華之貺清函縉禮拜手迹以彌勤大旆嚴行望車塵  
而益遠更祈良會少緩遐心

代曾文魯公回賀許舍人啓

竊審顯對制函榮躋詞掖允華拜選鈞穆朝言伏惟某  
官出以瑞時居然名世智周事物之變識際天人之交  
精學雅文蚤冠士科之高選傑才厚望旋追儒館之盛

游一登載筆之聯久直代言之地淵衷覈實寵命即真  
誥令坦明行見同風于三代謀猷堅正續當宏化以貳  
公適屬退居喜聞進拜敢圖惇篤弗簡衰遲首煩嚴馭  
之臨申沐長牋之貺永銜謙眷奚諭感悰

代上問候安撫舍人啓

久去署居向董河役風霜暴露日為賤事之勞牋牒缺  
踈第仰宗威之切伏惟臨撫列郡安安粹襟恭以某官  
學際淵源器函夷雅揚雄之論於聖人而不違劉向之

言皆當世之有助賢業彌劬主知寢深輟諫署之疑嚴  
夙將明命布詔書之寬大以慰羣元行聞麾旆之還亟  
陟廟堂之祕

問侯提舉鹽稅周郎中啓

竊審顯對恩函總提利柄伏惟歡慰恭以提舉郎中罷  
資閎敏術履淳深蚤效傑才累更煩使專在垌之牧政  
頃嘗試於北方按煮海之算繕茲兩兼於劇路行疇最  
課進被褒章稽布慶音首紆榮問仰御謙眷奚諭感悰

回監務司徒啓

比者冒被宸綰獲紆縣綬何闇愚之無狀遇明哲之為  
僚未列音函首占誨筆仰惟謙厚第劇銘藏恭以監務  
司徒蚤練善經久從美仕聊屈材於利局行增耀於勲  
閔瞻奉有涯欣翹良極

代問侯澶州通判駕部啓

竊審甫被更書已諧交政方告成於善課行入對於清  
光未列慶函首貽榮檢伏惟通判駕部郎垣厚望王國

偉才關掌教條久為一府之賴甄旌治狀即拜本朝之恩感頌并深文陳非悉

代問侯王密學啓

向幸漕臺適居治府相從之日殊淺過愛之情特深方喜附于末光會趣祇于明詔就除帥寄實踵賢規舊必告新賴片言為矩矱小而任大得壹意以持循比緣懿戚之行聊獲短書之奉第論私悃莫具公函計未徹于聽觀忽遠蒙于誨諭溫言累幅之為貶厚誼謙懷之莫

量茲獲珍藏奚深戢感伏惟某官文章經世術業光朝  
行高古人名動真主入陪朱邱已龍德之天飛進直鴻  
樞漸鵬圖于海運行布朝廷之新政坐躋釣局之近司  
豈惟輿言抑有故事

代回臨淮齊寺丞啓

右某比者竊冒恩章謬當獄寄方急道途之勤頓遽司  
鞭扑之冗紛未暇馳音猥先流諭愧惶感戢并集卑悰  
代回范仇香祕校啓

嚮客上京獲親聲采茲官下邑慙奉音題豈謂雅眷未  
移珍函首及仰佩謙厚第勒銘藏滄暑正繁清規尚邈  
勉祈精毓前對華章

代回侯著作啓

適官下邑獲庇末暉方道路之息肩即簿書之闕慮公  
函講好第免後時官守相望未由前謁豈圖高誼嗣枉  
珍題仰服謙勤倍深藏戢炎歆向盛晤語正遙覲保燕  
興行服光寵

代回知邢州史大卿啓

別離恩館不知歲月之幾遷奔走冗塗阻叙寒暄而上  
問比遇旌麾之北獲趨几席之前自損達尊未移曩眷  
數幸誨言之傾聽游蒙嚴馭之屈臨去德尚新棲庇如  
昨敢謂過存謙矩首賜教函捧讀載周銘藏兼劇恭惟  
知府大卿偉才經世厚望端朝蚤躋九寺之榮班暫領  
一州之重寄講圖大政行渴見於老成宣布寬條豈少  
須於歲最霜稜正厲時社載蕃上為邦家倍綏寢食



代回郭樞密太尉啓

近者伏審某官進秩廉車增光宥府輒具慶函之獻獲  
塵台几之觀過沐謙尊繼頒教答仍以某比叨宸綽就  
領帥符緣託庇於高明特過情而眷與占書記室均饌  
兵厨副以餽牽極于禮意仰承重貺併戢丹悰恭以某  
官偉蹟熙朝壯猷冠代方毫謀於陪幄暫倚重於長城  
大臣臨邊咸疎威聲之著小醜歛塞益昭勲烈之融即  
還宅於樞嚴復坐毘於國論

代問侯柳龍圖啓

言念郡卑地要術短事繁阻奉音函遠頒教幅受而伏  
讀藏以為榮仍審順履沍塞具膺祉福恭以某官早紓  
賢業親邁聖辰挺忠諒之一心出誠明之正性厭居內  
閣之侍樂駕兩轡之游圭衮儻來靡櫻於素志江山有  
助不廢於清吟諒五月之政成即三篇之冊拜

代回呂縉叔舍人啓

伏審制函疏渥詞掖陞華邦選既行朝言惟穆建國清

禁法天紫垣式是賢才之居麗於政事之府凡廷中詔  
命之所出雖海外幽遐之必聞導宣上心粲如星斗之  
揭鼓動羣聽嚴若雷霆之馳矧體要之特工宜訓辭之  
所屬伏惟某官學優聖閭名重士林就青史一家之書  
入鴻都三館之直會光朝之善述紀仁廟之洪休爰藉  
該研適參論次疇咨俊德被鳳尾之褒嘉密邇清光謹  
螭頭之注錄給廟堂之試札上戶牖之奏篇獨副淵衷  
曰欽大手演綸之筆繁潤色於宸猷拖紫於朝漸發揮

於賢蘊追坦明于上世拊溫厚於西京即自近班亟當  
大用曾慶音之未講辱華牘之光臨祇佩謹勤第增銘  
愧

代回河陽王宣徽啓

鼎食累年門弧始旦禮優賜予繆叨將相之兼榮恩重  
生成莫報君親之厚德拜嘉甫訖集感方深豈圖徽省  
之宗工特眷留符之繼守台光雖遠不忘載誕之期慶  
問聿臨更發俾康之禱永言佩戢昌究敷論

代回元內翰啟

自忝玉麟之假守漫歷歲時逖仰金鑾之貴游居勞夢  
想豈圖乘潤色之豐暇篤虛謙之雅懷發於書音備有  
情好矧惟厚望簡在清衷朝夕論思禁職已尊於內相  
左右登用政幾行與於中階感頌并深名言奚悉

代上答亳州宋侍讀啓

伏審茂對恩書出觀藩政側聞新命竊忤寸襟恭以某  
官名世標才際天蘊識早逢文雅之會優踐秀廉之科

華要洊揚聲光愈綽以至密陪衡石之覽自結續旒之  
知然翔步嚴途曷殫行事之效而班條治屏少見澤民  
之為而况先一州乃大用之階為三公由此途而出靡  
容秩滿行被詔還某黽勉外臺阻遙尊府未遑馳慶先  
辱流音媿喜交懷名言非諭

代上都官答親家啟

自塵仕綴即奉朝游宦路孤飛漫踰於歲月朋簪一判  
寢濶于晤言遽乘幸會之緣得預姻連之末豈圖愚息

獲事高閔內省悴宗曷勝厚幸此蓋過敦撫抑弗簡單  
微吏牒相紛曠馳于謝牘使郵趣戒亟捧于榮函屬冬  
序之正嚴挹風猷而尚邈倍祈珍玉以迓寵章感誦并  
深文陳非悉

問侯上交代學士啓

自遠德誼漫踰年序傾風引脰與日增企按章淮右忽  
馬再歲泛舟走陸曾靡定所間獲署居又迫多事起居  
之間職此而怠某銜疎才短訖微善最止虞簡黜以警

無狀曲恩延擢移漕南服退自環省曷勝繁使尚賴踵  
迹賢軌綱領素緝何所更為第守成效匪才之人得以  
冒寵兼承祇奉詔名將朝京師矧文章麗業久注上意  
代言禁掖發揮辰猷萬口一辭僉曰宜職某已趣行李  
自淮如閩瞻對伊邇預切欣幸外臺大方當俟必告伏  
惟以時自壽前途休命

代上職司啓

某啓某得為屬吏忽踰半歲向者某官行衙在泗日備



趨走承命鞠獄幸無敗事間有宵人抵罪構虛自訴賊  
狀甚白覆案仍舊皆指蹤之素及非下吏之獨能若乃  
潔廉自持冰霜其操譬良民之不為盜此常分而安足  
論間繇建白之隙嘗蒙一言之賜且曰知汝固厚論薦  
必矣將倡諸聯事成汝孤跡某聞諭悚愕退竊感抃狂  
愚之心不能無望今待命凡累月官滿過五旬清舉未  
行憂疑翻集噫豈材疎迹賤不足汗薦書將謗言橫議  
陰有所嫌間徐而思之似不然也果疎賤不足薦耶則

誤知在前重言既發豈忍遽移哉果嫌謗所間耶則執事明甚某無纖缺使嫌者之極不過曰是子嘗殺人亡命使謗者之毒不過曰是掾嘗受賕賣獄此於人情豈近哉夫疑似之謗能惑於庸人而不能為明者惑也是二者皆不足疑則雖代者甫至解去有日而望舉之心猶不絕如綫幸執事終特達之遇續幾絕之望先諸公與形薦牘俾恩德不出他門結草繫桑生死論報如或不然則將求閒僻之邑避奔命之勞仰事偏親俯活妻

子簿書粗了圖史自娛不復動心于知己矣辭情僭迫  
拱俟誅斥

代謝秀才投卷啓

右某啓累日前伏蒙某人親屈臨門貺示編著辭高理  
遠且仰且服竊以三代之盛養士于學文行道藝日較  
月比孰材孰否自朝廷公卿大夫以至于鄉黨朋友舉  
得而知後世學廢士不素養惟禮闈一開猝然羣萃材  
與否者亡復自別矧朝廷鄉黨之人可知哉故連篇累

軸爭贅于薦紳之門跡其來不過望甄別而博稱遇非  
有名當時言足輕重烏足塞所來之望耶若某之愚徒  
辱勤意吏職鞅掌阻叩謁舍

代賈內翰答蔡州錢龍圖啓

案此啓以下五首  
據宋文鑑增入

審即便時已開尊府蓋賢者以出處一致因請宣風天  
子恐侍從久勞遂容均佚寵之士諫之優秩付以中京  
之輔邦未列慶函首紆榮牘矧本朝之雋老實延閣之  
真儒力通聖言俛華禁近蚤勸經帷之講日瞻法座之

光祿事朝游樂觀藩政然而公卿要明大誼自昔推崇  
左右思得正人匪朝升用伏望為國自厚副時所傾

問侯王給事回陳待制啓

伏審茂對制恩榮躋法從側聞異數竊忤丹衷於皇聖  
辰若攷古道繩累朝之遐武敬二閣以右文倬彼天漢  
之昭回揭為寶宇之目坦然帝制之明白祕厥宸篇之  
辭並延儒臣增重禁職居則備法座之清問出則應德  
車之順游惟待傑材乃稱華選伏惟某官氣涵渾厚道

際醇深蚤踐積星之垣久提太史之筆綴應劉之賓客  
方司朱邸之裁牋聽禹啟之謳歌遽際洪圖之纘服首  
擢東藩之舊進陞近侍之聯矧日月之親逢有風雲之  
盛會弼謨新政惟故事之甚明舒毫元猷抑輿情之所  
跂未修慶問先貺珍函過枉巽辭益銘謙矩永言感懌  
奚盡鋪論

代韓符到任劄謝史館相公啟

易甚難之道任俾總外臺得嘗失之寵榮復聯內閣云

初視事已懼墮官於皇本朝分置諸道惟北土漕權之劇蓋軍須自昔之尤煩由頻年水沴之餘顧民力至今而未復加用度之百出無利源之一遺宜得衣冠之偉能老於金穀之要術因才以授於職乃安如某者罷無所容技有俱短蚤知忠誼之自勉晚喜功名之可為大河以東全陝之右計符連領固嘗歷董于輸將治狀絕稱曾莫少成於績效既有所試是云不能矧控朔陲宸曰要部豈宜煩使乃屬寡才省其由來何所自得復此

假人之寵良繇造物之私此蓋伏遇史館相公首贊萬  
幾更新百度宰論可否朝倫慘舒以後效之足求靡尤  
人於既往雖匪功而亦用庶勸士於將來遂俾拙疎訖  
叨甄擢敢不圖講長利澄清屬封弗專聚斂之能兼拊  
凋罷之俗罔有貳事少酬大鈞

代謝徐校勘啟

祇荷寵擢不任戰兢竊以國家右文寔昌聚書增廣經  
始靈蘭之祕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源深厚然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四

道術分裂時師異言下逮九家猶瘡於野彼雖小道亦有可觀故稗官以芻蕘而弗遺詞賦比博奕而蒙幸采獲非一多愛益新名山之藏為空廣內之策加倍而後實事求是聚精會神芟夷複重筆削譌謬是以圖書之府貴比列星之居校讐之官寵甚治民之最自非精力過絕篤志淵微言古而能驗今聞一足以知十則何以辯雌蜺之為字信魯魚之失真子雲沉思僅能宿職安世默識乃為得人伏念某生質晦冥天機黯淺染人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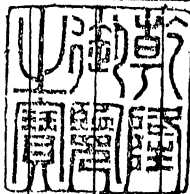
而逾久求俗學以復初顛冥失圖荏苒過壯性不傷物  
慨嵇生之怨憎居甚畏言慕夷吾之老吃曩者拔自邊  
邑擢處郊庠經汎為通非有專門之效器不周用動詔  
方枘之譏先皇帝志在育材詔從試可白衣不召徒愴  
恨於崔駟賜劍猶存尚孰何於衛綰逮禁林之給筆慙  
髦士之比肩所貴莫耶干將為其立斷惟是朽株枯木  
獨賴先容然而地寒者品常後人數奇者功不中率顧  
惟瓠落甘觸報聞豈意寵恩橫加弱植委蛻塵滓濯質

清流捫心自驚非有萬一之覬望屈指默計儻十失五  
而在茲靜言伏思實有幸會此蓋伏遇某官彌綸帝載  
幹施化鈞大受小知未始違於精鑒言揚事舉蓋曲盡  
於所長底事庸虛冒于甄錄謹當思浚明之成德勤竅  
縈之淺聞砥節厲行以為修臨淵履冰而申誠桑榆之  
景尚冀於晚收管蒯之微無忘於代匱上酬洪造次答  
厚知

代與孫觀文啓

跼守陋邦坐賒賓館誰謂河廣魯微抗葦之艱畏此簡  
書居積道躋之歎恭惟節宣時若啟處用康伏以某官  
德崇國華智兼人傑幾深開物以成務倜儻扶義而濟  
功內參帷幄之謀外膺方面之寄夫倚伏之效巧厯猶  
知其必然隆污之期賢者蓋有以無悶是故稱子文之  
美為其去令尹而弗憂言仲華之賢亦曰褫龍章而無  
愠矧以全德邁衆達生徇天宜其捐芥蒂而何疑寓道  
遙而自得推數循理已符傾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盡樂

終之義勉祈善毓以副禱詞



祠部集卷二十四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祠部集卷二十五至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sub>臣</sub>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朱鈐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高棫生

謄錄監生<sub>臣</sub>朱一鳴

欽定四庫全書

祠部集卷二十五

宋 強至 撰

書

代上姚都官書

某愚無所似得綴一官以吏左右不逢叱咤於願已足  
敢望引以為可舉哉恭以執事之賢人人願出於門下  
雖甚愚極陋亦知得舉之榮非才卓業鉅烏能捨衆  
人而獨取哉今執事之取某不惟人人疑之其亦私自

疑噫豈執事知某之誤耶將哀其窮賤而欲推之大亨之塗耶不然安能捨衆人而獨取也苟執事誤以為可舉則某當履其真可舉之術庶無玷知人之明或哀其窮賤而然亦黽勉自立以副執事推近之意若是糜軀論報亦不敢在衆人之後辭意鄙直仰冒威重下情無任惶懼之至

代上發運大諫書

十一月初一日具位某謹齊被裁書百拜有獻於某官



執事某竊以士之貴於三代也可謂盡矣進則頒厚祿以寵其行退則翹車聘幣以勸其進士生此時宜無求矣然猶有自進者故箕子之書曰予攸好德皇則錫之福噫德如三代之士猶有自進而後知者矧今之士哉竒林偉行可貴而寵之者無幾間有焉或沉鬱卑辱不為上之知可默而俟舉耶唐之儒韓愈氏卓矣然猶三上時相書惴惴焉以不出為懼况衆人哉某愚甚於他不通曉獨知士之所以為士者以有守而或脫則轉而

之小人之域不待旋踵故雖賤貧困躓未嘗脫所守綴  
下科與士齒者六年矣隸執事麾下且二年顧其術無  
可以貴而寵之者而辭未始一進書未始一上反默而  
受執事之知抑難矣恭惟執事學際聖賢道充當世由  
文章取上第立朝廷為名臣天下之所共聞也執事之  
門下孰不願出哉某今為屬吏獨不能圖進是待欲高  
於韓氏進身不本於箕子他日天子以政之柄授執事  
其願出於門下者益衆而某之跡益踈雖辭日進而書

百上無及矣是敢執自進之說求出於門下伏望寬其  
誅斥一賜采擇使士不獨見貴於三代自執事始冒犯  
台嚴跼地待罪不宣某恐懼百拜

代友人上張刑部書

正月日具官某謹齋沐拜書運使刑部節下某前日獲  
見伏蒙執事畧僚屬之禮顧問甚密退自度曰豈執事  
與某同產子嘗聯職而然耶不然何待之渥也若執事  
固記之矣奚假援以為說哉抑有欲聞者徒以仕宦三

紀謹廉自守雖前後薦者二十餘力憊心急墜不能奮  
中夜浩嘆甘為廢人歸無田園未決引退竊嘗謂上之  
人求人為用愈於在下者之求為人用也何則部使者  
持外臺之柄不獨以按舉為己任抑將擇能者以分職  
治一官否則一職弛宜得強敏精幹之為用若某之病  
弗堪烏足當執事之用哉方其往來督舟運宜其慮也  
今乃獲免將受代而去家貧族重患弗能任伏望執事  
就舉盧壽暨舒一監兵以處某使得從容養病而又食

口百指獲圭田以自贍則生成之賜盡出門下矣干浼  
威重伏地待罪不宣某惶恐百拜

上京西運使田刑部書

自使車北轅凡五六月而一書之奉不徹將命豈特為  
簡情哉蓋大人者不責人以苛禮雖一書不通未爾得  
罪某不佞兩得備屬吏頃官河朔不幸以喪去因不得  
玷清舉之末及執事領淮漕某復佐泗幕覬執事收麾  
下之舊雖愚不遺矣而天奪之幸適會移部噫豈某之

望絕耶曰然然天其或者俾某因梗濡滯官久益練抑待執事之知深然後挈而躋大亨之塗不為艱矣若是未能絕意於甄錄也伏望為國自壽以副區區不宜某惶恐百拜

上運判馬太傅書

正月日具位某謹百拜獻書運判太傅明公執事某常病今之學者始攘取六經之文以為辭章幸一中第則志滿意得曰吾方從政安學為浮剽不根遂為淺人

噫君子之於學豈獵其名而止哉蓋曰終身而已矣某  
不佞於學無足道惟是嚮學之心異前之云者雖奔走  
賤辱未嘗輒忘學也竊嘗謂學患不通經經苟通則性  
誠明而文深醇不經之文猶葩華爛熳見者悅之終無  
益於實也雖間嘗為小文視今之得名者悅輒犯其鋒  
然於聖人之道則浩不知所濟思得大人先生傳授聖  
言之微使術明而性通然後發為文章行為事業以成  
某之志者有日矣恭惟執事學際聖賢名重當世六經

之道自己誠明而深醇然豈獨裕諸已哉必將推其餘以及學者則其平日之志願成於門下或曰下吏之於上官非公事起居不得輒至前乃欲受教僭矣某曰不然爵位有尊賤傳道無尊賤之隔設孔子為司冠須三千之徒均為司冠然後乃傳道聖人之意不亦狹哉則誨人不倦不為孔子言也若乃論窮訴滯懇懇有乞憐之辭此衆之所以望衆人非某之所以望執事也干冒威重進退俟命不宣某惶恐百拜



上運使李刑部書

某竊以疏賤之士或嘗得王公大人一言之賜他日獲進猶藉以為說者何耶蓋貴豪之門人所歸也歸者日衆則疏賤之迹有時而遺其意邈不得通矣必道其嘗所得之言以信左右彼大人者必曰是吾嘗所言者然後賤士之意通而其迹不遺矣頃執事領漕某時以裒裳見門下執事不以越禮而加罪與之進而賜之坐使極其所欲言而去及執事倅計府某方調官得泗掾復

進謁於門下執事教之曰泗車舟之所會上官之耳目甚近當潔汝行幹汝局事人將汝知矣某再拜而謝曰公之言聖賢不過是敢不拳拳孜孜以戒夫失墜今執事按茲部某適得備屬吏則向之言不獨使銘之於心奉行於已異日知某者不在他人而在執事爾某固疏賤不敢他云以瀆尊者止道嘗所得之言取信執事干冒威重伏地俟譴不宜某惶恐百拜

上發運主客書

發運主客執事伏自使車南轅即欲一拜書以諮起居之安而且布其區區烏朝以奔命夕以訊獄輒因循而至今甚畏服執事之名為日滋久重以大漕使之尊越在麾下目未嘗觀盛德之光耳未嘗剽訓言之餘一旦獲見遽以吏事白左右其禮有所限隔也其情固未相接也使明且辨猶將踏烏而不能通况某之愚且訥既畏執事之威又迫尊卑之勢哉宜乎局從而無所建明也夫聲之巨莫若雷霆無顛踏起隊而駭之者以常聞

也光之巨莫若日月無蒼黃掩目而畏之者以常見也  
設不常聞其聲而聞焉不常見其光而見焉將疾走折  
足之不敢豈止畏且駭哉某前日之見執事何異初聞  
雷霆而乍覩日月偶不病走耳尚安吏事之建明哉噫  
江淮僅百郡郡約十吏若然則奔走於使部者殆千計  
其聞以文著以法稱以幹聞辱知於執事者几幾人知  
而深器之者復幾人某以不佞無似之迹泯然於千百  
人中覲執事之知抑難矣雖然常內訟而自咎曰某文

如是某法如是胡不强其所不能而求及其所能哉故夙夜孜孜庶幾有立而後有立而人捨夫畫者而取夫將進者執事之心不過若此其知之器之非所敢望儻憫其進而憐之不勝大幸干瀆鎔造無任戰汗之至不宣某惶恐百拜

上運使李刑部書

某聞有困於路隅者垂朝夕之命反低遲其聲而欲人之哀之雖過者千萬莫知其求救也幸有一知將轉溝

壑矣寧若大聲疾呼及救之速哉某自得第歸已喪母  
制除調官待踰歲位早祿微族弗能贍不為不困矣竊  
嘗思祿足周數口位足以見行事之效者惟邑為可然  
本朝慎重此選須舉乃用某勉雖所不能而陰覲塞舉  
者有日矣懼左右或未信故默而不敢遽言其亦低遲  
而欲哀者歟昨日覩舉邑新格外臺慰薦歲定常數今  
而後求出於門下者日益衆求者既衆執事必拔其尤  
異者而遺其常品者某以不似之迹若又後衆人而進

縱執事錄門下之舊不以不才而遺之一旦某不隸麾下則執事徒有振拔之心某徒切覬望而事且無及矣今日疾呼而告者此也儻哀而救之早預清舉之來則困躋之迹免為路隅之比矣干冒威重不任戰汗之至

上提刑主客書

某聞詢樂工之能否宜就太常問吏狀之殿最宜就考功何則所統專者其知詳設太常曰某吏之狀最未必果才也考工曰某工之藝下未必不能也何則非其所

統者其知必畧是故雖考功陞黜然後知矣狀太常進  
退然後辨樂工今天子登賢材而試諸用命執事領外  
憲然則執事所統何等為最專不在刑獄乎某獄官也  
將有問才否於執事者儻執事謂某才雖千百人交毀  
不為損謂不才雖千百人交譽不為益何則毀譽者雖  
衆不若執事所統專而其言取信之必也然則獄官之  
職何為哉曰囹圄謹訊劾審而已矣能高下其議而卒  
與法會者獄官之才也若是某之才豈足當執事之稱



耶曰不然執事之責某者職於才何預焉恭惟執事雄  
剛卓越當代罕儔異日取家世舊物相人主圖教化某  
將與天下之吏程公狀於政府豈特區區今日論獄官  
才否乎干浼威重伏地待罪不宣某惶恐百拜

答李裁造屯田書

阻侍師席歲行一周而一書之通復不得繼竊念孤生  
之迹出自門下雖曰奉書猶不足報恩獎之萬一矧一  
書之不能繼哉自顧怠惰分從棄絕而大賢之心乃惓

倦於賤子夫行事之效者其小惟百里之邑然朝廷慎重此選須舉乃用若是某不能無望於執事也恭惟執事文章事業當代鮮儷總外臺之計歲行十周輦運有經矣財用有羨矣事之敝蠹者盡更張而剷去矣執事之於利權可謂成功矣某不以今日求一邑之舉於執事執事不置某於清舉之末一旦國家以教化之柄授執事則天下之士皆願挺鎔矣執事必將取其尤異者以備器使某於彼時復何望哉幸執事憫其困濡一賜

振拔使某增寸祿以活微族得民杜以攄素志則生成之造不在他門矣若才與器某烏足云而齷齪謹廉自信固明甚豈復累大賢之明哉干冒威重俯伏待罪不宣某恐懼百拜

上提刑太保書

某竊見今世之士有一言自進於王公大人之前必獲自銜之咎而士亦此自以此某獨謂不然其用憑藉貴高之地附託左右之援豈復自媒哉挺然而進者其必

賤貧滯鬱有志欲伸之士也夫弟子之於師門跡相與處也言相與接也術業之高下志慮之遠邇可較而知也仲尼猶患不知而曰盍各言爾志矧下士之見上官哉羣而趨默而出位貌之隔如天地之相邈不言誰知其志哉噫士之志有二公焉則建勲名興利澤為天下萬世之休私焉則享厚祿活親族為一身之計今賤為九品而曰某欲建勲名興利澤人必謂之任癡僭妄不誅而唾幸矣安敢言公志哉若一身之私志豈得默默

耶於戲銓選之吏祿粟不足蓄數口代者一至則不復  
可得不渝而蹈窮餓之壑者幾希逮一沾京秩則祿給  
弗暫絕可以活親族矣然則由銓選而之京秩無他也  
恨簾舉而已恭惟本朝重使臺之寄付陞然之柄自貧  
墨弛曠類可以伸使志某吏執事麾下二年矣懷私  
志而覲公舉者抑有日矣今將代去是敢蹈自媒之咎  
挺然自進其說伏望執事哀憐而采收使某一與慰薦  
之末免擠窮餓之壑滯鬱之志獲伸於門下則執事之

進人仲尼之用心也意迫辭切干犯威重無任戰汗待罪之至不宜百拜

謝提刑學士書

某嚮典泗獄得吏麾下纔數月獲見於左右不踰再雖策駑砥鈍靳有以為執事知且沉微之跡疏而奔走之日不甚久勢不可得已及官滿如京師或有持執事麓士之日示某者則某之名在焉始疑中信終而惕然感以媿何則淮南之郡隸使部者二十有四其餘選之吏

仕焉者豈下數百人彼才了一局而用兼數器者又豈少哉然後事之門望清舉者常數百而執事歲舉不過二十人必將錄其才稱而拔其尤異者某獨泯於其間安望捨衆人而舉某哉設執事知獎之猶待日月之久何見取之遽哉或者之傳似可疑也徐而思之執事以高文遠業傑然為三公後是必收寒素聞至公以憎大無窮之體某雖不佞亦士之甚寒而求進之未已者寧之不為執事先隗之取乎故疑去而感來噫古之報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知己者豈縻軀碎首而止耶抑將忠君澤民圖建勲利為受知之効某之區區竊所慕焉若乃謹廉自持特衆人之常守爾不足為執事道戴負厚恩重踰山岳無任激切荷德之至不宣某再拜

代人上李兵部書

知府兵部執事某委質下吏越在外邑惟公事起居乃得一至鈴下才空跡疏宜左右之所棄忽賴執事聰明廓然坐照千里察賢接姦不以遠邇易視聽故吏雖疏



外常若奔走於其間以是某之區區或為執事之亮拔  
始以萑苻微聚輒冠邑境雖上憑府威悉力殄獲而朝  
廷大制考信州郡須保委明甚方議賞格伏蒙執事錄  
下吏之纖效斷然鑑其情偽剡奏列上謂同真狀某苟  
粗拜一命寸進一級則天地之惠出朝廷而卵翼之賜  
繇執事也自被奏以來益勵操守蹈冰臨谷未踰其慎  
庶幾副執事之獎爾近有執之宵人非意往愬謂某雖  
市米當價而不時儻直雖考之者今未越旬浹而孤危

之蹤不能無憂懼也何則一邑之民或受枉於吏自非  
刑虐誅掠殆不可忍其他自直於府君者可無一二令  
市文木而為其所慙當爾之時夷齊可疑為汚士卓魯  
可疑為暴吏曷以自明哉故終日惶惑不知罪戾之所  
從復蒙執事精明是非外判終始信察謀其無他并容  
曲全置而弗問若是隸治下者已三歲知己之遇未一  
報而蒙庇於執事者已至于再雖被寬釋愈於重責之  
為媿儻執事垂憫儒介力畢大患不以一眚加擯斥則

翳桑結草寧知不為門下報耶

上提刑司封書

某嘗病今銓選之吏拙於為治而巧於知己者人十八  
九平居不事事一旦榮進欲激於內不惟口之於言  
而又筆之於書冒上官之聽曰某材且職人不某知使  
有志之士恥混斯人之徒不敢一言卜知遇矧敢以書  
哉某隸執事麾下數月矣言未嘗一發而書未嘗一進  
者正為是爾然事有不可以嘿者因敢輒布左右某初

命泗獄掾使臺外諸侯不以某不材舉以堪一邑奏可  
移浦江而浦江地僻陋前後為令者或以膏潤自利一  
切務市恩噤口不敢議威刑民視官府如私家吏易令  
如僚及某始至呼吏問某事閱某簿則癡視瞠對如市  
人然私自謂其弊不甚矯無以頓革帥民者宜身先以  
故渴不妄飲浦江水俸民慢吏弗率者以刑類波壞紀  
力澄而躬緝然後浦江之人知今所以在治民而民所  
以在奉令未幾會來陽缺宰州郡誤以某為可使困俾

承乏而東陽地完戶殷民校喜訟每更一新令則必構  
虛懷牒呈入於庭下以探令之能否彼計苟行則將接  
迹而來矣某鉤得姦狀數扶其不直者此弊幾少息然  
猶有以辭來浹枉直者日不下百數朝與之辨至昃僅  
能無留事假攝方朞月遽遇執事臨按茲邑其間管庫  
簿領朞月以內者固已躬治自餘素弊實未遑究若乃  
民有叩行麾自訴者吏有守庫緡不謹者斷罪之夫輕  
兵器之不籍罰金之差厥數田訟之積有日然雖伏蒙

執事明哲內照仁恕外及以其前之數事率開舊令朞月而變聖賢猶難優容橫貸弗忍罵斥某寧獨不媿於心哉尚覲借堦前容足之地一吐其愚又值執事兼程取道前旌不留益懼且嘆曰竭駑力供賤事孜孜不敢少弛者俯恐負於斯民仰圖知於上臺爾儻上臺遂以不職蓋之則愚事去矣而又使車之按筭歲或一往浦江在筭為竊僻雖綿歲不一歷今假他邑幸而過使車之臨不得少進其說某之區區將說不伸矣恭惟執事

文章器業傑出不羣天子以美祿養賢材而朝廷推賢材者歸執事始先公以直諒稱當時今搢紳議直諒者歸執事如執事可謂在朝為名臣在家為名子矣有志之士孰不願出執事之間哉某雖無似竊亦覬願重念某再試於禮部得一第得第垂十年獲一邑同時下科之人籍朝闕綴京秩者不可勝計某誠為困且滯矣雖鄉時薦者凡九人而舉邑越太平本朝之格繇銓選陞京秩者用五人今闕其二不瀝懇於執事之門將誰憐

乎意迫言直不覺輕僭干浼威重不任戰汙待罪之至  
不宣某再拜

謝提刑司書

某前日之貢書左右也家人沮於內曰若為屬吏不逢  
上官罵叱幸矣乃敢別白是非耶若將得罪於范公矣  
僚友沮於外如家人之言亦曰若將得罪於范公矣某  
獨曰不然夫賢者樂與人辨是非豈惡人自辨是非哉  
事有因言而後白豈有不言而自白哉與其言而獲罪



不猶愈不言而獲罪歟遂決而不顧不遠數百里使人  
持書以聞事未報翻惶然甚於家人僚友之惑陰自訟  
曰人言不言其必得罪於公矣既而持書者還則執事  
之賜教在焉趨迎亟受百拜以讀則獎借之辭燦乎如  
龍章之飾裸壤勉最之辭溫乎如父師之詔子弟恩假  
之辭廓乎如山藪之包汚疾然後僚友賀於外家人賀  
於內曰公不汝罪而汝容則公之恩天地不如曷為公  
報哉某曰大馬澤民小馬飾身而已矣引領麾下不勝

感切之至

上提刑司封書

提刑司封執事某竊謂士生於今之世及媿以今之士待已乃曰古之士人求為知己我惡肯求之於人哉語介可也適時則未也殊不知古之士也修而寡今之士也雖而衆雖而衆故賤修而寡故貴古之士或潛德不輝朝廷闕之不能為治至有禮文交聘而不肯一起州郡敦逼乃起為朝廷用者不曰寡且貴歟於斯之時猶

有老死巖谷而卒不聞當時者焉矧今之士千百進朝廷之治不加益千百退朝廷之治不加損而又籍銓管者見上官則踏踏焉而趨帖帖焉而去不可曰衆且賤歟當爾之時尚曰我介而志古我惡肯求知於人雖然人誰求汝耶嗚呼行已非艱知己其艱哉唐之士韓愈氏卓然其賢矣猶曰法禿齒露不見知己矧下於韓萬萬而復生今之世歟不老死不遇幸矣何止鬚禿齒露而知己不見哉某不佞得邑最窮僻雖守官職不敢以

僻自懈奈何使車按部多道旁縣是徒有伸於知己之心其路無繇自伸也譬鬻貨者羅列當市門則道利而易售苟挾而走窮巷其良與仁偽無復自辨望其見售於人也某前日承乏東陽幸一會使車之來其亦挾貨窮巷而遇趨都市者歟僕執事一顧而畧售則貨雖偽人必謂之良矣或遇而不顧顧而不售復執之歸窮巷將委棄無日矣尚安良偽之自列哉恭惟執事道醇而器完德高而業鉅而又十四州部吏榮悴之柄當執事

之乎某部吏之一者執事挈而出汙塗之中甚於及年  
之易使其髮未禿齒未豁又獲大賢為知己與夫老死  
巖谷而卒不一遇者榮悴相萬則執事之賜山岳來重  
某之貨將交顧而競售焉干浼威重無任戰汗待罪之  
至不宣某百拜

上運使工部書

竊謂匠石天下之工也欲得天下之材而用之而天下  
之材常少間有焉或不為匠石用者豈匠之心固遺之

耶抑材之生幸不幸繫焉耳其幸而生乎達之地匠石過焉苟晚而斧之則人謂其材必良材矣其不幸而生窮險之巖崖雖拙工之目不以寓焉矧匠石晚而且斧是尤不可得已縱其材堅拔完挺人將以朽木齒之矣夫士之仕於世也何以異此且上官之心欲得部吏之賢而麗之而部吏之賢常少間有焉或不為上官薦者豈固遺之耶亦仕之地幸不幸繫焉耳其幸而度通都要邑上官過焉苟一顧而遽取則人必謂之才吏矣其

不幸而處陋僻之壤求衆人之顧不可得矧上官之顧  
且薦哉雖其守通廉介特人將以下吏齒之矣浦江即  
山為邑山險而不可車谿斷而不可航以是上臺之按  
部雖曠歲不一歷使才者居之猶將泯默沈鬱而不自  
達況不才者能自達乎某於茲歲餘矣雖動民飭已罔  
敢少懈而迹孤能短何所借譽前日幸遇使車過境得  
以伏謁道左猶窮崖之木邂逅匠石其晚而斧之有動  
於心哉恭惟執事全德偉勲取重當世上心所眷將漕

欽定四庫全書

本朝集  
卷二十五

吳服老姦宿豪既已誅鋤而屏絕矣積弊巨蠹既已掃除而剗革矣生民之利已修建中都之費已充給趣召嚴覲期在旦暮異日謀王體圖治本其肯取天下之財為明堂之用雖材堪藥櫨執事其肯遺之罪則某之區區願采於今日也干浼威尊伏地待罪不宣某百拜

上知府卿書

某竊謂無位以行道無壽以守貴無權以薦士此大夫之不足者何足雖志摩穹霄業已經綸乃飢吟圭衡一



命不亨道可行乎哉或冠纓我我珮聲鏘如方朱顏猶  
童已肉飽螻蟻貴可守乎又若委身下僚自辱塵泥雖  
耳目英趙祗若聾瞽士可薦乎是三者不可明矣若乃  
位足以行吾道壽足以守吾貴權足以薦吾士執事其  
人焉恭惟執事抱不世之偉德出三公之慶門今殿邦  
東南環地干理吏目督郵而下皆趨走以聽命不曰有  
位乎凜然秋霜以肅疆梗煦然春陽以曝困窮執事之  
道既行矣年過六十齒堅髮稠人望儀采盛逾未艾不

曰有壽乎樂只愷悌其錫難老鼎司褒章茲子青璫旦  
夕取之以揚祖休執事之貴可守矣扶獎廉善挾鉏姦  
賊陞絀之柄我得以執不曰有權乎隸吾治者厥邑惟  
七准詔拔吏歲常四人令乎其時士可薦矣抑未知所  
薦之士果何士也某竊料之夫良匠搆厦必度堅挺之  
材彼脆而屈者何預斤斧杲跡卑地寒復官窮山治聲  
不長薦口孰開譬孤株生陋僻之壤而匠石之足不到  
日為樵豎之所睨不薪而灰幸矣惡望斤斧之及哉雖

然執柯局於近則已必欲取林之周則藥櫨榱桷之用  
寧以地而捨謂某之微躬敢借此諭浼瀆台重無任戰  
汗待罪之至

謝江西轉運程大卿寄詩書

某飲大江之西漕權為劇才者所處乃有餘地特抒佳  
句遠將動意辭語警發真得清助吟諷數過手不能置  
感服之私并深悃臆不宣祇白

集賢相公權密大尉問候手書

某啟維春之暮氣序暄甚伏惟坐斷國論台候萬福企  
仰盛德與日茲劇某總帥於外事有中覆率賴成筭之  
濟疎拙惟知勉勵庶寒寵寄東望門字千里而遠靡限  
符節末繇瞻對伏冀上為眷倚益護寢饋不勝區區之  
禱不宣某再拜

欽定四庫全書

祠部集卷二十六

宋 強至 撰

書

上通判屯田書

某竊以君子之所貴者道也道者何經天下治國家修身誠意之大本也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之所以為聖賢本此者也其為術重矣今之士有扶之以求遇彼當其求者見而

為之禮益稀矣禮之而知其所存人稀矣知其所存而遂取之或無焉有一士於此恃王公之薦以求之其當其求者禮焉不暇履知焉不旋踵取焉不問賢不肖嗚呼勢勝於道矣若之何使天下之本大不委而墜諸地唯大人者為不然能重其所以輕輕其所以重彼以勢動雖力逾千鈞弗吾重也彼以道進雖微如一羽弗吾輕也吾之所以輕重云者有賢不肖之分焉爾能之者誰其見之執事恭惟執事文醇德完學周孔孟韓之道

而至焉者也。某雖甚賤，其亦蹈其藩牆而未及者若是。與執事所趨之道同矣。其不同而異者，位爾道內也。位外也。唯失人者，取其內不取其外。道苟我同，雖在廝御，猶將進之矧亦士其服者歟。以故某之今日不藉千鈞之力，直以一羽之微，求遇於門下者，知執事不能以勢動某，乃得以道進。爾有誚於傍者曰：夫下吏之於上官，有貴賤之別。今子僭而同之，抑過矣。某應之曰：鳳之於鳥，德矣。彼羽而飛者，皆類也。麟之於獸，祥矣。彼跂而走

者皆類也猶上官之於下吏貴矣彼士其服者亦類爾  
雖同何惜哉誚者復曰凡薦子者五六人今人懇懇于  
公之門多見其不知止也某謹應曰天獲褒於衆人雖  
千百其辭猶為虛寵與過美得孔子之一字乃定某之  
區區正為此爾於是誚者翻然解執事倘知而取之使  
天下之士知道不為勢勝者其自執事始干冒威重無  
任戰慄待罪之至

代萬表臣上魏公書



某竊以王公大人垂念官屬之下者必其人才業政術有足過人與夫傑識妙畫於吾治有所補或奔走左右且歲之久是宜均戚休愛若子姪無過也乃前日執事之坐鎮全魏而魏人服化已舊一府十七縣之民無有煽姦構詐以干靜洽者訟事至庭下聽無留斷雖有傑識妙畫之士以為之官屬於執事之洽何補矧某才短而術疏者耶而又備位幕府纔數月任奔走為未久若前之云者咸無焉而惻然垂執事之念者徒以某頃為

監司所据文致其罪鬱抑之氣蟠結於胸中者累年矣  
近輒一吐憤執事之前言未出口而憐憫之色已見於  
容此無他不欲匹夫一物之嫌其中伊尹之用心爾今  
伏遇肆覲過闕將力雪某之任如得滌濯其疵復為完  
人則站站墜翼再有青冥飛意數年鬱結一旦變為和  
氣今日以往實執事更生之也

上魏公書

方閣下慶厯相天子而某六年以進士得第嘗出造物

之鑪而未為造物者所識欲然乎其中垂二十年矣前  
日閣下鎮全魏某為縣令元城始得以屬官進見語未  
及竟而許以國士見愈數而其遇每加厚凡十人之受  
知於人其必有以取之也某自視無有間下於某乎何  
取若浮文曲學固不足為大臣道奉法履潔又士之常  
守其所晝夜惕息度無以當閣下之遇方求為真可知  
者庶幾為閣下報已而閣下解魏印將行且曰必繼辟  
某以從審如是復備閣下官屬其期不數月故臨別之

容不甚戚戚比聞閣下舍某而他取矣其復吏於左右  
未有期感知而戀德源源乎復來乎胸中矣屢欲一布  
其懇於下執事竊以為大臣新見天子顧天下有大利  
害與夫傑才潛德或未為國家用必將精思而力言之  
矣某雖苟布一書閣下其暇省覽耶近睹邸報伏審陞  
辭有日是敢少進其說嗚呼士之於知己雖在數千百  
里外常若造諸膝雖榮悴戚休寒暑事物萬變而感知  
之心獨在豈偶失其望少濶其庇而其心輒易耶某之

區區直若是爾哉誠激語切浼瀆台重不任戰汗待罪  
之至不宣某惶恐百拜

謝運使司勲書

閏三月二十二日具位某謹裁書百拜運使司勲執事  
某挾術甚短顧其才不足施之高文大論之間獨為小  
詩以自喜然為之數十年未嘗輒出以示人非家藏瓦  
石而私以為珍也蓋自視猶不可矧求可於他人哉前  
日獲侍生蒙道及鄙詩且俾少錄以來因幡然以思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六

其深藏之而遂其短寧若經作者之鑒即受嗤於作者  
不猶愈獲譽於衆人又後進者執業於先達則必被慮  
考卜以決可否及其門猶將前而復却不敢捉然以進  
為先達者未必果好之今某不煩若之云云而乃蒙見  
索雖欲自匿其得自匿耶謹退而發舊藁去其甚惡而  
取其猶者得百餘篇輒錄以獻恭惟執事學充器博操  
古道而行今世凡六經百氏之說其關於治亂而足以  
扶教厚俗者莫不囊括笥蓄以措諸行事又自陝而右

凡四軍二十八州兵民事物之情吏屬庶污勤怠之狀  
與夫嘗邊瞻國之術莫不坐照而默計顧執事所觀而  
省者不小而大可知矣前日之獻是猶大樂在聽而么  
絃促管啾然作於金石撻擊之間豈足動賞音之耳哉  
而又語淳意局篇次不貫俗書惡紙殆非可以為上官  
獻者慙慙累日謂將獲罪於左右而執事方且誘激獎  
貸賜之書以褒假之噫其激可勉也其褒非敢當也若  
乃上自三代下暨歷世風雅之作罔不極論其淵源使

小子讀之不待受教座下而略聞詩要敢不拜執事之賜佩服盛德不任感悚之至不宣某惶恐百拜

上荆南知府鄭舍人書

某惶恐再拜知府紫微舍人執事去年詔舉官中官伏蒙執事首以某塞詔事雖不允論感等爾何則方執事謀於心而發之於薦也不虞不中適偶與事戾成與否在某為休戚若執事之恩固不繫乎成否也竊某居京師遊諸公之門凡六年或屢言以諾賤貧他日苟有論



薦人誰子先若斯言也執事未嘗出諸口某固無望於  
執事矣重以執事負天下之望天下之士挾其所業而  
爭歸門下者類不下數百聞詔書初出具有求於此舉  
也袂相連而履相接方是時獨某去門牆四百里之外  
為邑朔方執事舍其門下日親而近者數百而一疏遠  
之是取不應其所力求而與某之無求使四方之觀邸  
報者必以某賢於數百者彼數百人者亦未必不自疑  
某賢乎其已也不然何舍彼而獨取也某失於諸公之

所嘗諾乃得於執事之未嘗諾人天下莫不知有執事而莫知某也一日區區之名附薦書而遂以彰則執事之賜如何其重也某之重如何其光也嗚呼陷冗途二十年矣未嘗一日輒去學力勤而道逾遠尚不敢覲衆人之知今乃辱知於執事某今而後審不隨俗吏泯沒者恃有執事之知在若乃策具所未至期自奮乎功名之途雖老而益壯庶幾不忝前日之舉使執事知某為不謬亦未敢在門下數百人後也誠激辭切伏俟罪斥

不宣某惶恐百拜

謝廬郎中舉縣令書

十二月日具位某謹百拜獻書知郡郎中執事某為官屬數月職在訊獄自餘公議一切不預又執事為治非囚黨蔓衍皆決之庭下使獄官果才其施設能幾况某之不才而無所施設於何求執事之知哉縱覲覲能以庶自謹猶待歲月而後見又於何取信之速哉昨日伏蒙執事不以某不佞謂堪任一邑之政遽以上聞是執

事知某不候歲月之久取人不求才節之兼古君子之  
用心也噫寄之以民與土百里之內惟所休戚彼一受  
賕皆生舉者是國家授令之意既慎且重其保任之責  
不細而鉅可知矣執事惜此舉以進能者宜矣今乃遽  
然取某以塞舉則執事之賜宜如何報惟勉所不能濟  
以素守之節少答知己於萬一耳無任戴恩荷德之至  
不宣某惶恐百拜

與荆南鄭舍人書

某初到魏既深鄙其土風又日負洪河決溢之憂圖所以脫去未能也止得易此而之他無不為樂地况以詩書為職業而無吏責於其間者此正某平生所願為而不可得也方是時忽聞宮官之薦不唯覬脫此以去後適平生之所欲為以是喜躍俟命而不暇自度夫不可為人師也已而報罷茫然愈失乎所從譬如陷深墜險者有人焉引縋而欲出諸危方一施手而縋絕其傍徨甚於未引縋之前者知施手之難為力而出此之未有

期也自被薦一年半矣蚤作而夜息其心未嘗忘斯舉  
獨無一言以達區區者直以向魚數職又上官交以管  
記見屬每視牒訴簿領纔暇且躡蹙囁嚅作四六矣實  
公私未嘗有少間矧某之德執事者大非遽云摘說之  
所能盡又筆未落紙而鬱鬱之氣已蟠於毫端使言不  
及竟日復一日不覺遂至於今也愚言不誣皎日所鑒  
不宣某再拜

又

某竊聞荆渚為天下遊觀之最足以生鎮而縱賞一官之繫恨不得從公以遊然入輔大政期在旦夕豈能久與江山為主人也某再拜

上提刑祠部書

提刑祠部執事某為執事屬吏幾二年以區區之跡願收於門下者踰一年矣事久不遂私自謂保任之責在本朝為最重彼被舉者一受昧則舉者與之均罪某事蹟猶未試執事知某宜未熟寧肯遽然薦之其必博訪

廣聽侯可薦而薦焉自視無纖缺又有交譽旁贊者然後執事之知特深而薦某無疑矣以特深之知被無疑之薦抑將倡於諸公使薦之又薦之豈獨執事一薦而止也無何數日前有來告某曰有謗子於憲使范公者曰子之所為不逮於初子宜辯某對之曰夫不逮於初者非素然之謂也若先潔而後污始勤而末怠翻然易之之辭也噫不欲為良吏則已如欲為之必曰終身焉惡在一歲再歲而易也猶千里之遠不求及則已如欲



及之必極於千里而後止惡在五十步百步或半途而  
畫哉始某之來浦江也嚴一切之防草積久之弊政惟  
恐不得為才吏節惟恐少虧於古人今日省昨日之所  
行後月修前月之未至豈暇易初耶夫小人固有易常  
者或為士修飾以求為大夫得大夫而忘士之操為大  
夫修飾以求為卿得卿而脫大夫之守某選人而求為  
京官者也設其心誠小人獨不能勉強俟得京官而後  
易耶奚若是之速也雖謗言日來范公必不聽某何辯

既而又有告者曰有謗子於范公曰尉所為因循而令縱之且與之同波子宜辯某對曰自某之來浦江也聞尉有不善則必苦言切責未嘗絕於口乃有傳某榜署門以召言尉過者恐此言遂行則陷名於好訐以是外和其色而示同內堅其節而自處且尉方少年初仕此任無所立猶有他任某年既踰壯而又得第近一紀若榮與悴在此舉爾設尉所為因循烏肯縱而同之也某在身無赫赫之譽身外無強近之援初掾泗舉者凡九

人今又得二人是無他拔獨謹廉以得之也雖然彼十  
一人者寧不傾耳以聽某之善否今同郡而仕者不下  
三十人某之不佞守倅交薦彼三十人者寧不駐目以  
窺某之舉動浦江雖僻陋而強宗橫族不啻數十戶今  
皆束手不得騁彼數十戶者寧不張口以待言某之非  
是雖欲為不謹獨不畏十一人之耳三十人之目數十  
戶之口哉設謗言日來范公必不聽某何辯已而自咎  
曰以旦聖而被流言以參賢而遭投杼況其下者乎何

恃而不辯今天薦京官者纔五人而又其間又未知果用成集之跡者獨望范公爾萬一謗言之行則愚望絕矣安得自默耶因敢布前之云云執事以為然則某之枉洒然無餘矣如曰不然願行麾一日臨按遣左右家到而戶詢之或千百人之言有一與謗者合則請暴某之罪亟黜而速去之以警類某者果千百人言無一合謗者則願呼謗者使前叱而數之然後收孤跡於薦書之上俾知無根之謗能惑於衆人而不能為大賢君子

惑也執事之美不亦盛哉意迫言直冒瀆威重不任戰汗待罪之至

上運使盧工部書

運使工部執事去年春執事按部過婺某得伏謁境上伏蒙降車為留賜坐與語問吾民之利疚輒以某事某事對言未卒而稱善隨之且曰還寫所言來因謹寫一通以進復親筆諭之曰善某退自喜夫部吏之見上臺有所問必立對今乃賜坐與語執事禮某為過矣而又

部吏之欲以言徹上臺者不為少皆鬱而不得通今乃辱先問言獲徹而千沮百詆者亦甚衆今乃辱稱善執事知某為深矣已而自尤曰禮過而知深而遇不常得不於此時以一言及身計是果於自棄爾因作詩一章具道所以願舉之心以獻復蒙親筆曰深悉乃意以是家人賀於內曰盧公必薦汝僚友賀於外如家人之言某亦私自賀既而事久不遂繼獻以書復不遂於是向之賀者反相唁曰噫豈有短子於公者耶抑公將拔部

吏之尤異而不及子耶不然何遲遲而不薦耶某曰否  
使誘舌之巧惡能誣伯夷以貪而毀柳下惠以濫哉設  
拔吏必尤異而執事歲取二十人雖某甚愚極陋獨不  
足塞二十人之數哉偶未及某爾以韓愈氏之賢猶三  
上時相書今書再上而遽相唁慮某亦過哉矧識足以  
超萬事之表明足以照千里之遠某之所為固已深詳  
而密察以言乎考格則尚少一歲爾以言乎舉者則尚  
缺一人爾是玉成之德猶有望於執事也恭惟執事仁

義充諸心黜陟繁諸手振某於汙塗之中劇反掌之易  
倘矜憐而成就之使不為家人僚友唁則糜軀碎首弗  
足論知己之報也冒瀆威重無任戰汗待罪之至不宣

賀發運金部賜進士出身書

伏覩邸報主上以進士賜執事出身大哉朝廷此舉其  
有意於教化哉昔成周以事言德三者升造士之秀進  
而官諸位其養之有素攷之以實故所得皆良材今有  
司乃以聲病儼偶為法度進者又猝然而聚苟能以曼



辭麗句中程品則決科第如拾芥雖三代之文有一不  
與法度合棄不復顧以是執事用高文大筆嘗試於有  
司而輒屈焉亦曰以言取人其失之遠今朝廷能知執  
事文章事業所施者大彼有司法度烏足較其萬一直  
以此科賜執事天下有道之士如執事者知文章事業  
能屈於有司而朝廷不能屈益高其為人矣噫成周之  
制稍行今日則三代之士有為時而出者某故曰朝廷  
此舉其有意於教化哉延頸麾下不任抃賀之至不宣

上運使王工部書

某竊嘗謂知人不以古君子之道不足稱知人為人知不以古君子之道不足稱知己古之知人者在盜囚徒隸而知其賢落魄困劬而知其非常材千百人譽之不加重千百人毀之不加輕為人知者以道自處而不苟終始一節而不奪雖榮悴萬變而知己之分不移也今知人者或始德而終凶或始收而終棄目顯榮者謂之賢顧卑賤者為不肖一常人譽之唯恐知之不深焉一

常人毀之唯恐黜之不早焉求知於人者松筠不足語  
其操冰霜不足語其潔惴惴焉唯恐人之不已知幸一  
知焉則向之操反為殆向之潔反為污故改節首舉之  
弊興焉然則孰為然哉蓋古之人以誠今之人以不誠  
噫豈古之人皆誠而今之人皆不誠哉其之言主乎人  
不主乎時處合而行古之道豈必不誠哉在古而反若  
今之為豈曰必誠哉繫乎其人爾恭以執事文章事業  
與古賢並知人之明有過焉者矣若某之愚亦似豈宜

以古知己之說于左右蓋其他誠不足采也若一節不  
變自謂無愧色是敢進說於大君子之前若乃執事之  
全德其美揚諸當世而甚白故畧而不講晚竇威重伏  
地待罪不宣某惶恐百拜

上河北都運元給事待制書

七月十五日其官某惶恐百拜奏記都運給事待制某  
四厯州縣三任部屬今茲一官始飄然去此道千里之  
外後辟西上雖然豈如他人朝離門牆則蹤跡暮疏益

鄉里之愛無有遠邇不移也恭惟待制文章德業致身  
法從出入更履聲光益懋久勞於外時論所鬱行聞趣  
召置帝左右使晚生故吏訖託鈞治功名之塗萬一自  
奮庶幾知獎拔之公不獨緣鄉里私愛而止也庚伏在  
序伏望為國自壽犬馬之戀豈忘故軒引領馳誠曷勝  
愚悃不宣某惶恐百拜

上提刑司封書

竊謂犬馬之為畜賤矣人所以芻豢而仁之者必其有

守警馳載之効爾彼犬馬者豈特厭糠飮秣荷其仁而  
自惰亦欲展所效於人爾設有犬馬雖孱健趨捍非韓  
廬之比顧其聲足以守警也盜且至不幸傷其吻不能  
吠而齧焉為其主者將叱而扶之歟抑泰而哀之歟噫  
吻之傷非犬之所欲然也泰而哀之宜矣設有馬馬雖  
驍騰蹀躞非驥騄之等顧其力足以馳載御且至不幸  
跪其足不能負而馳馬為其主者將鞭而毒之歟抑芻  
而憐之歟噫足之跪非馬之所欲然也芻而憐之宜矣

夫州縣之為吏冗且卑矣上官所以拔用而思之者以  
其有奔命任事之勞爾為下吏者豈特竊祿飽食幸其  
思而自安亦欲伸寸勞於上官爾不幸命適至體適病  
不能勉而從焉為上官者將咎而斥之歟抑撫而思之  
歟噫體之病非下吏之所欲然也撫而思之亦宜矣某  
不佞隸執事麾下且歲餘雖欲朝夕趨走以愚自効余  
所守之邑介在僻壤其路亡繇而自進前日伏會越之  
疑獄執事使景覆劾而考察於時負薪之疾發於彌月

而又明不足決疑似之狀智不足究是非之實雖然譬  
之犬馬是亦効守警馳載之秋也方將強起而行悉意  
乃事無何綿力弗逮訖以病告伏蒙執事諒其懇迫惻  
然開許猶踈足傷吻雖主人知非其欲然若鞭與叱尚  
未能忘犬馬之憂也意逼辭鄙干冒威重無任戰汗待  
罪之至不宣某惶恐百拜

答董太傅書

某頓首某所學失其原方少壯時不幸以辭賦得名於



世今雖老矣猶將更為強勉以追掾厥初以故遇博雅  
有道之君子必喜與之游庶幾講論規剴有得於萬一  
爾今閣下之來正適愚願又以生事不足汲汲有謀於  
人凡某之有望閣下者皆所未暇何私懷之難耦而講  
劇之益不易得耶相見纔一二閣下遽以胸中所欲為  
傾盡於愚畧無毛髮間外真相知之速而相期之甚重  
也有可以出力愚何憚而不為昨日雨不能往少頃當  
得拜誨言矣

上提刑舍人書

某聞為下者心有所欲言情有所未盡必告於為上者  
酌其所以言究其所未盡以聽於下故民有疾苦必訴  
於州縣吏之庭吏有沈鬱必伸於部使者之前州縣吏  
之庭去民近可日往而訴也部使者之前去吏遠不可  
日往而伸也可日往則民見吏以為常不可日往則吏  
見使者以為非常之遇也某官於窮山僻壤之邑且二  
年矣欲拜使者之威采尚不可得矧聽其誨言哉聽其

誨言尚不可得矧卜其獎顧哉是三者俱不可得雖有  
絕人之治不世之才從何而自露矧某之斷然無似其  
抑塞濡滯不為上之取宜矣前日聞使車臨境上竦然  
奮袂躍然出門以為得一拜威采一聽誨言一卜獎顧  
在此行矣無何積雨溪漲乏船以渡彷徨溪涘仰天而  
呼曰噫豈天之欲某沈鬱不遂固虐之耶不然何使車  
在境而溪潦為暴絕其往見之路若此之甚耶已而自  
辭曰天徒能絕某之路烏能絕某之筆哉使某據區區

之意於累紙之上不猶愈一見一言之詳哉是敢犯不測之誅少布其愚某之作此邑也雖政無尤異視古之良縣令間或有慙色其奉法飭已較一時為縣者固未敢自議其先後也今考限垂滿而舉者猶未足此正吏之沈鬱宜就執事而伸之也儻執事酌某之言究某之情而垂聽之惻然哀其冗且滯挈孤單之跡一樹薦章之末則某之沈鬱洒然無餘矣生成卯翼之惠豈在他門哉若乃報事之全德遠業揭諸當世而甚白此則略

而不講焉干冒威重俯伏待罪之至不宣某惶恐百拜  
上提刑祠部書

某聞有適萬里之塗者跬而起寸而進所未徹者數舍  
之遠爾不幸足力弛焉裹糧匱焉得與馬之代兼宿之  
儲則萬里可以徹否則喪前勞死道邊無日矣與夫五  
寸步而畫或百步半塗而畫者均焉爾適有力者居傍  
其家之富不知其糧幾困與幾兩焉幾駟也目斯人之  
厄將哀而救之歟抑忍而遂其死歟噫斷無仇讐於斯

人而欲其死者其必假輿馬貸裹糧以濟其行也某困銓選之塗有日矣其高非在天也其險非在山也陷窞滿眼未見平地行之數年尚未能徹然而本朝著令縣令而遷京秩者其考限必六載其舉者必五人某必六者既五矣必五者既四矣是猶萬里之適所未至者數舍爾知己尚缺其一是亦足弛糧匱之厄也捨執事將赴訴何門哉恭以執事雄剛偉卓名重當世而又一軍十四州部吏陞絀之柄當執事之手其勢非特有力

者之比不假與焉裹糧之救而拔集污塗之中置之霄  
衢之上劇反掌之易寧獨萬里而止也第懼勿為爾是  
敢借前之云云一布左右儻執事哀憐而成就之使不  
貽道邊羞則翳桑結草豈足為門下報也冒瀆威尊伏  
地待罪不宣某惶恐百拜

祠部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祠部集卷二十七

宋 強至 撰

書

賀鄭毅夫內翰書

伏審就奉茂恩入司內命比傳審選始厭羣言竊以翰林諸公禁路元老文有體要代為訓辭凡詔書之諭臣民或贊冊之除將相惟廷中誥令之所出雖海外幽荒之必聞導宣上心粲如星斗之揭鼓動羣聽肅若雷霆

之馳豈文章之獨難抑論議之兼賴恭惟內翰秉彝惇大涵德極深學造聖賢力跂列科之回賜量包公輔蚤名未仕之臯夔及出而冠天下之英翹進以立朝端之風采道誼時懋聲光日新掌王言者數年追聖作於三代適圖西掖之舊更直北門之嚴大筆足以寫造化之微情密謀足以贊太平之偉績居常被前席之間威嚴最親由此踐中階之尊足跡相躡聊演彌綸之大手即諧經國之初心謨明四鄰宰制萬類某聞命竊忤銜恩

未酬懼泯功名隨衆人而空老第形歌詠喜君子之丁  
時東望門牆不勝竦躍

賀王中丞充翰林學士書

伏審顯對明恩榮書內命朝倫胥慶物議惟均恭惟某  
官名世挺才際天蘊識懷直道以執中憲履正德以儀  
庶工白日貫誠實高忠諒之結主青雲隨步便仰文章  
之致身方開納諫之聰遽屬演綸之手訓詞鼓動於天  
下茲邕辰猷謨論參陪於禁中益紓賢業矧內相之要

地即中台之便塗南山之峻維瞻徐廣徽冊淮水之流  
不竭增衍清門企躍弁深文陳非悉

上益州趙龍圖書

伏審已即便時肇開尊府兩川父老淪肌浹髓以識曩  
時之恩千里士民延頸拭目以觀今日之政盛德所底  
私心竊懼恭惟知府龍圖道誼可師文學之老以孝悌  
甚高之美行起於鄉黨而汜至四方之知以忠純不倚  
之亮誠信於朝廷而遂為多士之服率謂蕃宣之寄決

非歲月可期得賢使君未足為蜀人之賀輔明天子行  
當隨漢詔之歸

代賀陳副樞書

伏審顯對制丞進陪宥省出帝心之慎選允天下之公  
言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學造聖賢器包公輔早陞華於  
近侍宸服采於皇僚危言正色以立乎諫垣密裨王體  
碩畫周才以總乎漕節增羨邦財方假尹於都畿旋登  
賢於陪幄屢形囊奏懇請州麾爰倚重於邊藩復兼榮

於祕殿唯太原風物之古領一道兵民之權茂績休成  
清衷簡在會洪樞之虛位被嚴詔以還朝付之繁機時  
乃舊物有生相慶知聖王之用人至治可需幸君子之  
得主

賀新知邠州閻諫議書

竊審峻躋要秩移守劇州伏惟慶慰伏以某官精識際  
天偉才名世蚤論譔於祕殿旋翱翔於禁塗風聲有休  
時望愈重乃陟諫垣之長以臨幽土之民行布教條優

餘風於貴儉即聞詔召輔新政以告猷欣頌并深文陳  
匪悉

賀致仕趙少卿書

竊審懇列封章許還印綬冠名三少追跡二疏進退無  
虧古今有幾清議皎若高風灑然伏惟某官挺才碩膚  
函德渾厚坐參國論常俾萬化之調成出布藩條靡俟  
三公之入拜致其君事以去信矣老成之賢側聽歸榮  
祇增榮羨

賀正上許州賈相公書

伏以歲歷闔端兆二儀之載毓春祺備舍與萬寶以俱  
新恭惟某官勲濟王塗器包民極履正德以儀庶位挾  
重計以尊本朝宰廷三事之司首調元化宥省五兵之  
本旋總繁幾措邦體於既平隱廟謨而弗有享崇高之  
極而自均出處之致斂康際之大而樂就蕃宣之勞露  
公冕以觀風坐訟堂而聽治一相在外思周伯之未歸  
萬民俱瞻願晉公之再入適臨開祚參嚮純禧莫前壽



竿之稱乃後慶函之獻台光在望愚抱馬依

賀正與職官書

右某啓伏以天吏肇和王正謹始稱漢觴而薦壽欽亮  
厯以授時恭以某官植操端方賦才肅給早傳家府之  
慶暫屈幕廷之謀屬獻歲之膺辰期自天而集福永言  
祝頌曷究指云

代回相州李太尉賀正書

歲功肇起祇列於慶函禮意相仍嗣紆於榮牘仰銜勤

眷第劇銘藏恭惟某官茂畧濟時純忠衛社出臨藩閫  
繫寬詔之奉行進陟樞廷佇壯猷之施設伏望為國自  
輔副時所瞻

賀正書

伏以春秋之一為元肇謹歲端之起天地之交曰泰適  
觀物象之通恭惟某官業履崇高智謀光大懔舒萬物  
躬調造化之鈞冀戴一人日入泰平之域維春祺之所  
嚮與歲歷以咸新某假守闕中馳誠門下適阻壽觴之

獻曷勝頌牘之虔

代王尚書賀富相公出鎮河陽書

伏審懇求便鎮思解繁機比奉俞音誕膺徽冊揭使旌  
而就道露公冕以觀風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業履崇高  
智謀博大更元猷於二府被隆遇於兩朝勲濟王塗道  
光台路君臣之有一德入平泰階文武之憲萬邦出倡  
羣牧請盟津之守寄鬱巖石之民瞻衮衣之留周公難  
全西土之願舟楫之命商相相行副巨川之求

代元給事河陽判府相公賀冬書

恭惟某官山河間氣社稷宗工謨明二府之宗登翼兩  
朝之盛屢形露奏斬解神機太師維垣倚重河喬之鎮  
一相處外增高巖石之瞻陽德初升天和參嚮永保貴  
福益康壽祺某職總計臺跡疎材館莫從慶列徒瀝頌  
言

三司端明侍郎賀冬書

恭惟某官才包王佐道貫民彝名躋日月之高學破鬼

神之奧擅中都之調度坐懋豐功揭四海之儀刑行膺  
徽冊迎長云始介福攸同某跡繫河濱心馳門下適阻  
壽觴之獻第虔慶牘之修

代回諸郡賀冬書

寶冊履長雲臺視朔復太陽於七日亞儀會於三朝恭  
惟順履令辰誕膺庀祉慶函未列珍札先貽感頌交深  
名言非悉

代元給事賀蔡舍人書

伏審入對王休進司帝制伏惟慶慰竊謂訓辭之任尤  
資體要之工導宣上心明如星斗之揭鼓動羣聽震若  
雷霆之馳唯時傑才乃稱華選恭以某官氣涵渾厚道  
際醇深蚤勸學於宗藩久讎書於儒館出領江湖之寄  
歸瞻天日之光賢業素高主知逾重諫垣納誨方開當  
宸之聰禁掖代言遽屬演綸之手曷涯大用增忭丹衷

賀宋舍人書

恭以某官學優聖閭名重士林蚤踐列星之垣久提太

史之筆繇螭頭之注錄陟鳳閣之凝嚴讀書五車極多  
聞於編簡掌誥三世增盛事於衣冠忭躍殊深文陳昌  
聲

賀韓舍人書

恭惟某官性恬榮利學造聖賢朱邱裁牋方綴應劉之  
賓客紫垣演誥遽歸蘇賈之文章潤色皇猷發揮素蘊  
取鵠原之舊物紹鳳閣之清門時論所榮朝游胥抃

代賈魏公賀致政宋相公書

伏審懇列封章，新還印綬，重違確請，旋發俞音。徽冊告  
廷，安車就第，進上公之極品，光信史之直書。高風凜然，  
當世仰止。恭以某官重名照映，耆德精明，綠髮青雲，蚤  
冠士科之選。鴻樞黃閣，歷更台序之嚴。遽收富貴之身，  
以養壽康之福。偶一相之處乎外，得謝以歸與二疏之  
嘆。其賢較美，無媿側聞盛事，增快丹衷。

賀致政范侍郎書

竊審拂衣榮路，脫屣禁林，高風可激於一時，逸軌絕攀。



於千載某官文章大手忠亮丹心屢貢危言之誠不虛  
內相之職顯官厚祿視如一羽之輕盛德高名坐若泰  
山之重志確還於君事年未及於禮經邦家失賢朝野  
興嘆側聞勇退增聳懦衷

賀致政曾太傅侍中書

竊審確還君事訖被宸俞增峻品儀之尊弗離進退之  
正伏惟致政太傅侍中際天傑識許國純忠蚤紆主袞  
之偉謨歷冠鈞樞之重任建冊萬世奮庸三朝不居大

勲懇避元宰勤勞逾紀乃心固在於王家出處隨時維  
翰適臨於帥路遽渴老成之燕見方祇詔召以旋歸驟  
爾引年久而得謝雖清衷之逾眷以素志之重違顯冊  
告廷拜絕班於帝傅安車就地畢能事於人臣將相兼  
榮公卿增嘆俛惟晚景常與並游勇退先諧懦懷內愧

泛謝書

短才所賦遠略尤疏一隨從事之辟書三入上公之幕  
府用兵西夏常參與於戎機總帥北方復專司於軍檄

甫諧就職未暇馳音豈圖謙矩之勤首舉慶函之辱厚  
辭相假雖非涼德之可當重意所臨敢不珍藏而自貴

回相州傅待制書

審即便時已班寬詔何幸故鄉之父老獲觀新政之神  
明某官道際大醇氣函間傑經惟勸講非帝王之道不  
陳諫雷弼違以忠義之心自處聊就更於治屏行入贊  
於熙朝欣頌并深名言非悉

回懷州呂大卿書

茲審涓辰已諧視事首貽榮牘備寫謙懷剋風力之素  
強加治功之連最再屈公卿之重俯臨民俗之繁佇善  
政之告成即寵章之增懋永言欣頌曷盡名云

回真定陸待制書

竊審前騶將之劇鎮甫次都畿之近首紆函訊之勤承  
冒春暄載蕃時祉別京無事誠病守之所宜重客見臨  
庶歛言之可接餘需瞻挹併叙欣翹

回知博州杜郎中寄詩書

比守別都兼綏北道初膺重任首枉長篇載研大雅之  
餘風真謂少陵之後裔仍親紆於妙翰尤取稱於佳章  
不無溢美之過情第用珍藏而為好

回權發遣棣州馬都官書

比藉長才暫臨劇郡旋承交印累辱詒書行入對於清  
光佇前膺於渥寵益希保衛少副願言

回洛州通判宋郎中書

比承交印逋邇還臺首枉珍函多蒙盛意矧治功之尤

最諒恩獎之加優感頌尤深諭言非悉

回京西提刑康左藏書

久睽使範滋渴於晤言比總帥符益疎於訊問豈圖高  
誼遠枉珍題戢感尤深諭言非悉

回深州竇學士書

頃繇冗掾得備屬官趨走下風每荷嚴顏之為霽違離  
數載敢忘盛德之所蒙起居之禮不修疎遠之蹤分絕  
夫何容貸弗爾瑕疵首占教文過形恩獎跼然拜賜益

以懷慙恭惟知郡學士學際聖賢器包公輔坐安流療  
矧利澤之宜民入罄論思行忠謨之致主炎威云兆時  
社載蕃伏望上為邦家倍綏燕饒

回洛州通判范純熙比部書

比緣天幸行覲風期別席未終行騶亟引方劇賢規之  
跂遽蒙誨牘之詒審履初炎誕膺蕃祉伏惟某官才猷  
膚敏風績宏長暫屈貳於藩條行進承於邦選永言感  
頌曷究名言

代魏公回司馬內翰遠迎書

竊審度承詔文出葉河役屈禁扃之清重勤行道之阻脩甫次近圻即瞻前旆首詒榮誨增戢感悰

回越州通判曾學士書

適懷清範遽獲盛牋粲然辭意之形宛爾聲顏之接會稽請去暫虛嚴助之直廬宣室歸來行對漢文之前席炎威寢劇時祉載蕃

集賢相公往西京問候書



伏審奉二宗之神御云往別都勤十舍之啟行乃煩元老緬想車之既飭扈真駕以載馳宜有神明陰懋福祉伏惟某官格天偉績經世壯猷蚤踐宰塗協平王路聖朝眷倚矧久賴於謀猷原廟妥綏茲兩完於忠孝益祈壽重少慰依瞻

問候集賢相公往西京還書

竊審寧神元廟告大禮之熙成復命明廷慰上心之永慕甫休道路還宅廟堂幾政多餘善祥備舍伏惟某官

格天丕業經世元猷謀謨厯聲於三朝利澤徧孚於四國唐虞之際圖極治於無前邠魏有聲肩一心而永底炎威在序燕餽惟時

回南京王宣徽書

竊審圖任宗工保釐寰服比諏吉日肇布寬條伏惟某官經世壯猷際天傑識游揚兩禁厯事三朝徽府宅謀重少煩於元老別京均逸聊兼拊於吾民濬淮水之慶源積商巖之素望未煖居留之席即持入覲之圭登踐

鼎司協平輿議慶函未列榮牘先臨感忤并深名言非  
悉

回新富順監雷判官書

竊審特緣精學亟拜茂恩遂去家居將叅幕畫側聞新  
命增快宿心伏惟某官風度甚高塵游不雜心潛藝苑  
自成篆籀之一家名在薦章獨繼颺流於先世遠踰此  
始喜情可量脩慶未遑占書猥及永言感忤曷罄文陳

回新知成都府陸龍圖書

審膺膺選就拜恩章領印綬於蜀門遷圖書之禁閣某  
官氣函渾厚才貫幾深屢更帥節之行歷底治功之懋  
往綏遠俗繫威惠之兼孚入置近司殆後先之相躡未  
馳慶問首枉珍題感忭并懷名言非諭

回邠州閻諫議書

符守相望每聽風聲之懋函音遽及特緣年契之深審  
順履於歆炎益茂迎於戩穀矧惟舊德克著壯猷樂土  
勸耕方爾陳書於七月追鋒促召靡須告政於三年倍

護燕興前膺眷任

回絳州宋舍人書

審即便時已頒寬詔矧惟厚望獨映近班早懋淳修之  
聲世傳該洽之學垂光禁掖未殫澤物之初心布政善  
藩聊輟演綸之大手甫溫坐席當被詔函遠枉書音增  
銘感臆

回西京李給事書

審被恩綬出司留鑰已班條教首枉牋函惟識度之深

閤加才猷之庸敏優游延閣矧侍從之久勞偃息別都適中和而自樂佇甄新治益治褒章

回濱州經畧馮端明書

向者府罷西方道繇東里會簿書之未暇阻談席之相親仰止高風慙如終日僅領故鄉之守緩旋兼諸路之帥符多病所緣一書不講詎謂禁塗之傑首詒音尺之勤賁飾過情謙詞溢幅矧惟俊德夙簡睿心眷薄伐之故心實勁兵之要處境控二敵地繇百城比煩細候並

護諸將暫往宣於遠略即歸寘於近司感頌并深文陳  
奚悉

回殿前郝太尉書

自睽英概頻領劇權日圖綏御之經坐曠寒暄之間首  
紆訊尺備戢謙懷某官偉畧沈雄傑材超敏早疏榮於  
勇爵旋拜寵於劇壇入衛殿廷提禁屯之紀律行躋樞  
幄陪近弼之謀謨順履秋嚴載蕃時祉

回皇叔祖橫海太尉書

多病漸閒誤恩治劇日勤綏御以先帥路之諸侯坐厯  
暄涼從企宗藩之元老敢圖謙矩遠枉音函兼審順履  
蕭辰翕臻茂福伏惟某官籍尊天屬望重王家信厚夙  
成衆仰翰藩之重寵靈益懋早分節制之榮倍衛燕興  
永綏戩穀

回蒲學士書

審奏書篇旌登文館惟聖神躬嚮於儒學俾丞弼各言  
於爾知曾是傑才首當清舉騁辭甚盛占等絕優不同



無用之空文可贊有為之至治方欽遠蹠遽貺長牋欣  
佩兼懷文陳非論

賀蔡副樞書

竊審寧朝經遠陪帷登賢成命既行羣言胥穆伏惟某  
官際天傑識高世元猷累年勞鎮於蕭關小醜絕窺於  
漢壁乃眷本兵之地適圖制勝之才叅總神機一歸睿  
選卓然多算方運留侯之籌皎若成規即隨蕭相之畫  
某適司留鑰阻叩賓除企抃并深名言非悉

賀路分駐泊張供備改正使書

肅承宸綍顯正使名側聽褒陞載深抃躍伏惟路分供  
備才推膚敏氣稟純雄襲慶名門躋榮顯爵蚤懋四方  
之壯志暫提一道之勁兵富貴自如行發紆於遠略公  
侯必復坐追繼於先芬感頌并深指云奚悉

賀焦總管書

就被宸綍叅提師律矧北門之要地迺朔野之會都彈  
壓疆隣方賴上公之遠略訓齊銳卒實資亞帥之傑才

成命既行羣言胥穆俛惟懦品將庀末光未列慶函首  
詒誨牘永言感忤曷盡敷云

代王內翰上前兩府書

鼎託大鈞與書內命無裨王體奄邁親喪銜哀苦塊之  
間假活江湖之上了無生意絕貢音函比至祥除勉隨  
詔起存幽憂之餘思舊學逾荒踐潤色之華塗復來滋  
媿惕然就職迄此踰年旋兼領於他司得少陳於寸臆  
逖懷恩紀增跂台儀伏惟順履春和懋膺時祉坐致邦

猷之盛百度其熙出觀藩政之休羣情猶鬱行膺徽冊  
還陟黃堂

代賈魏公答徐州王綽龍圖書

伏審移疾自陳露章得請解臺端之要職領藩守之便  
麾鯁議嘉謨雖進思之未足長才遠用抑卧理之有餘  
甫飭行騶遽占溫教永言感戀曷旣名云

謝耀州雲陽知縣陳端祕書

伏蒙高誼特貺華賡賁飾過情巽言溢福重惟盛禮之

所屈殆非鄙人之可當伏以某官氣博以深行醇而潔  
小而一邑已施惠而在民前有諸公即文章而為地勉  
緩福履行服恩榮企頌并深名云非悉

代張龍圖謝二府書

井絡奧區既就紆於守紱河圖內閣仍進直於禁聯寵  
溢於涯据非其地惟本朝之講治重全蜀之分麾長材  
多擇於近班撫衆要明於遠畧如某者賦資甚拙應務  
尤疏曾風力之不強於事功而何有游揚三紀無補萬

分頃乘單傳之行嘗引兩川之漕叱忠臣之馭得少慕  
於昔賢剗刺史之符幸復臨於舊俗而且江山雄勝風  
土寬饒班詔其間叨榮為甚顧乏致身之術良階造物  
之私此蓋伏遇某官甄品官能謨明王體特屈朝言之  
重俾膺邦選之華亟委劇藩載遷適職敢不博求利疚  
勤布教條安輯兵民撫柔遐邇覲績中和之詠少酬銘  
埴之思

代王尚書回兩制賀到任書

比解藩符旋司宮鑰纔休道路之勤頓卽有詔條之奉  
行曾謝懇之未敷遽慶音之先墜美辭賁飾之相假厚  
誼謙懷之兩存念素寡於猷為第久塵於侍從絕毫毛  
之云補驚齒髮之漸踈止覬代歸丐僻州而閒放曷圖  
居守委近器以保釐胡然邦選之誤優得匪朝言之借  
重揆能自愧戢感愈深伏惟翔步禁塗日奉前旒之對  
致身臺路行膺徽冊之延銘頌并懷文陳非諭

回近工軍知州官員書

居守別京坐班寬詔云初視事未逮馳音敢為高明自  
存撫抑重隣封之講好飭記室以占書爛然兼幅之盈  
殊有美辭之溢發亟以感置袖為榮伏惟望重本朝寄  
隆巨屏出觀民政矧登治狀之優入對王休靡俟更書  
之滿欽銘勒頌并萃于懷

回唐龍圖謝轉大龍知并州書

伏審并門印綬延閣圖書雙拜恩華一均慶抃伏惟某  
官性餘忠諒學有本元危言朝犯於雷霆高祖夕摩於



星斗不計身謀之進退自全國體之重輕流離江海之  
城轉給舟車之運換麟符於戎閫遽趣諍臣之歸領烏  
府之憲綱方開真主之聽會東藩之擇帥倚遠畧以勞  
賢往提萬兵坐制二敵免曹喜細候之至夾道拜迎王  
命嘉申伯之功匪朝褒賞愧寸誠之未布荷尺牘之先  
詔感林所叢名言非悉

謝文侍中答書

比貢單幽懼塵上袞敢謂捐鈞衡之絕禮飭管記以嗣

音伏讀誨言深藏感臆恭以某官山河間氣社稷宗臣  
蚤登台序之嚴嘗宅宰司之冠繫安危於天下自任非  
輕謨左右於廷中上知逾重遽析麟符之寄往臨鵷首  
之封擁方伯之旄旗帶上公之印綬付以西畧倚如長  
城靡須五月之政成復被三篇之冊拜

到任謝二府書

別京要重留鑰謹嚴輒宣布於寬條得撫柔於雅俗茲  
為厚幸奚稱茂恩伏念某才可語中識非輕遠自汙揚

於三紀思少補於萬分向為朔野之極州曾是中山之  
故地兵皆素練民復久寧適丁無事之時略諧綏御比  
及終更之歲訖享安閒敢謂詔除就膺居守增以冢鄉  
之秩寵夫更道之行致此假人出於造物此蓋伏遇某  
官股肱一德體貌兩朝持循宰柄之公登翊王塗之正  
坯治所暨方圓畢成贊行睿選之華圖任從聯之舊付  
之都會倚以保釐敢不祇訓兵韜博求民隱保閭閻之  
安堵絕疆場之驚塵上酬乾造之仁次答化鈞之賜

回孫運判書

承被茂恩出參外計用才茲稱為慶良多矧風力之素  
精加治功之屢試仍繫碩畫貳山海之輸將即底顯庸  
瞻京師之調度遠貽書好殊哉謙懷

回賀安肅軍通判吳職方書

伏審歲課陟明郎曹增秩伏惟慶慰恭惟某官學探聖  
聞名重士林別乘雍容聊貳軍城之治秘文紬繹行從  
儒館之游豈茲序陞可稱賢業首蒙書貺第劇感悰

代沈兵部回賀相州李太尉禮上書

伏審已即便時肇班寬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傑才高  
邁偉略沈雄履親賢之所兼享富貴而能守詩書結客  
莫非天下之英弓劍絕人固有山西之氣繇廉車之茂  
秩啓齊鉞之壯猷出擁戎旌環萬兵而開府坐紆守綬  
屏四國以為蕃寧間制之久勞即殿廷之驟選慶函未  
列榮牘首臨感忭并懷文陳非諭

代回謝三路安撫并知澶相等州答賀冬書

近以陽德初升宜茂膺於蕃祉書辭胥慶輒祇率於常  
彝煩管記之嗣音損緘滕而答貺仰欽謙矩增戢感悰  
恭以某官名世偉才禁塗碩德觀風治屏暫繫綏御之  
經入覲嚴宸行倚弼謨之畧

代王尚書謝二賢良書

伏審策當工心名在優等榮開賢躅喜動儒林竊以士  
固有極忠之言而不逢欲治之主抑自陳而曷繇工渴  
聞至直之對而不得非常之人或後言之是悼遭時以

進竭慮為難某官學際聖源識該治體能條教化之所  
阻莫匪邦家之可行隨詔以登廣廷有可言之路悉心  
以奮大筆皆毋諱之辭觀進說於此時知立朝於異日  
未遑修慶首辱占書感忤并深名言曷既

代賀李尉馬太尉書

在復之來七日陽德初升建子之賁三微王心所慎恭  
惟某官氣鍾間傑世襲重侯自潛詩禮之精不溺綺紈  
之習茂仙枝於厲曲增大清門問主第於平陽蚤光盛

選屬景長之啟候惟時萬以叢休某適領漕符正遙賔  
閣第馳慶牘阻薦壽杯

回謝接伴并遠迎書

右某啟伏審進承詔音出迓隣使冒風霜之正凜飭車  
馬以良勤首貺書函益銘謙矩即諧瞻晤增劇欣翹

代答提刑沈主客書

陽德初升慶音首列計方塵於齋几遽嗣辱於誨函禮  
意備行感懷增劇恭惟某官風力强濟才猷茂明北道



按章固多於陰德要塗被用行藉於老成欽頌并深名  
言非悉

代元給事回二賢良書

伏審隨詔造廷竭忠奮筆耀士倫而甚盛躋策等之最  
高竊以六科之擢異才聖王憲祖宗之用三道之陳大  
要賢者條教化之原伏惟某官猷為懋明道誼充擴親  
邁鴻圖之紹首承清問之臨正論危言著厥篇而毋隱  
遠謨重計措諸世而可行上當睿心優入華選側聆榮

問適總計文曾未列於慶函遽先紆於珍牘并深愧忤  
曷究名言

代賀新省副王郎中書

伏審就膺恩綍進貳財闡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名重本  
朝才無數器洊領事權之要累凝風績之優華省握蘭  
正郎垣之美秩西川轉衆懋使節之庸功旋隨中詔之  
嚴還任大農之劇坐籌碩畫佇仰給於京師行服徽章  
即進叅於侍從側聞成命竊忤丹衷

賀新判都水監楊待制書

伏審顯對詔函進陞法從兼膺茂幄榮總劇權伏惟慶  
慰恭以某官才貫幾深器函剛實親遘聖神之會蚤紆  
賢業之光董淮海之輸將備圖碩畫瞻京師之調度方  
貳大農風力其凝智謀有裕遽當睿選登踐華班增峻  
官儀直雲章於內閣佇成績用統水利於庶邦實允僉  
言行膺柄任某方棲暉庇倍極欣愉燕賀方深蟻私曷  
罄

上北京王尚書書

某東南孤生左右寡援向從鄉里之便仕罕識朝廷之顯人比為令於河濱始拜公於滌下一見許以國士從此知名相遇踰於幕賓特然加禮以至奉清樽而侍飲授華楮以騁辭唯蒙恩紀之山丘不知位貌之霄壤方台光之下燭遽辟命之西來迓兵及門征馬在道色不忍去言猶欲留屈千騎以榮臨加百壺而寵餞命僚從以供都門之帳假車乘以濟道塗之行仁決諸肌感深

以泣載念官能之短了無民政之長訖由保全乃免瘵  
曠忽身居於幕府駭迹遠於門牆盛德未酬寸心如結  
恭惟某守安撫尚書元猷經世偉績光朝領袖百工聊  
掌別京之鑰鑪錘萬物即持當國之鈞俛惟單庸乞望  
成就報知恐後敢效古人之所存託庇雖遐肯緣故吏  
而自外

上運使盧工部書

右某啓某性得滯固學迷本根戢翼泥塗之中抗心霄

漢之工無媒仕世所持謹廉以直投人或逢嫌怒向從  
銓筦補掾淮洲于時使車按臨未嘗虛月民口臧否易  
見鄙材較諸孤宦之流最辱上官之薦今茲陋邑越在  
窮山雖勝訴究懷時有一得而衣冠過境歲無幾何尚  
安善治之聞以動當塗之聽因竊念居雖獨必加乎慎  
室雖暗猶不可欺愈自操修庶全始卒迄茲再考敢有  
貳心豈謂伏遇運使工部識度內融聰明外照視千里  
猶跬步之近無一吏遁潔污之形察知介愚意欲採拔

齒牙讒啓羽黨隨生念微躬成就之期在此舉耳捨盛  
德挈提之力更何門哉况運使工部夙簡上衷甫成最  
狀朝僉所屬柄用其歸行優詔之趣還懼薦章之弗及  
伏望曲矜濡滯亟賜甄收庶使垂成之蹤免懷不滿之  
意斯辰題品儻一出於厚恩異日埏鎔願復依於巨造  
捨是而往未知所裁

回都運孫待制書

游枉珍函備形勤思登車攬轡承甫次于近封輓粟飛

芻行總圖于碩畫冒早春之餘凜萃妙履之多休良晤  
非遙倍深欣企

回賀秦州馬給事謝到任書

審即便時肇開於幕府未馳慶問首枉于牋函惟望重  
于朝端加任雄于閫外兵民一道繫綏御之大方文武  
兼才佇設施于遠略罔須累日亟底丕功

回華州桑少卿書

自濶風規已更月律方阻晤言之接俄欣音問之來承



履春和益蕃時祉甫告成于治績行入對于恩章餘覲  
珍頤少符勤禱

回延州郭宣徽書

自聞開府嘗獲布書喜條教之已頒知兵民之有賴旋紆  
珍牘備寫謙懷審順履于春固載蕃于時祉伏惟某官  
純忠許國偉略絕人緩帶遶藩方坐籌于勝算運樞陪  
幄行入暢于元猷益護燕興少符頌臆

權延州薛司勳書

恭惟運使司勲才兼數器望重本朝自結主知益紆賢業付之西略倚若長城勲鼎待銘豈無前之偉績詔函趣覲膺不次之徽恩茂對令辰載蕃景福某心馳闕下跡繫幕中徒虔慶牘之修實阻壽杯之獻

代魏公到任謝集賢僕射相公樞密司空侍中書被遇三朝榮躋二府無補乾坤之造但驚歲月之遷矧冠宰塗恐妨賢路屢陳封奏始解繁機仍叨帥節之持將耀里門之入兩輜北去未容翁子之還鄉六幺西來

已繼召公之分陝并護諸將兼綏爾民實謀謨之久勞  
殆思慮之都耗曷經遠畧可稱劇權此蓋某官密啟睿  
心力陳宰論稱某忠蓋之所守苟有使令而弗辭遂易  
守符乃付兵要工憑神聖之妙算賴鈞樞之偉謨庶幾  
薄才克濟大事

中丞諫議書

伏審就膺朝綬進領臺綱成命既行羣言惟允恭以中  
丞諫議器函剛實才貫幾深學到聖賢之歸性兼忠義

之守諫垣謇諤職袞闕之彌縫禁掖翱翔寫綸言之溫  
厚旋登憲府之長獨立治朝之班臺中之評補聰明于  
真主天下之望聳風采于諍臣企忭并深文陳非悉

謂渭州蔡待制書

往歲從知踰年叅畫在平時之無事猶曰匪才方今日  
之用兵復云何補會上台之開府總西略以議邊勢難  
苟安誼合引去隨辟書之新選矧自有于諸公仍戎幕  
之舊居但免為于逐客豈謂禁塗之元老不遺冗路之

孤生特屈謙尊過垂慶問百拜伏讀仰佳貺之所臨一言  
賜褒獲珍藏而何幸

代魏回回趙參政書

藩條初布嘗諧謝慤之敷國論多餘遽荷慶音之隆厚  
辭溢美隆禮過謙惟參斷於萬幾益順綏于百福伏以  
某官學優聖域名重王朝挺公中不倚之亮誠履孝悌  
甚高之美行貳洪鈞之宰制未攄真相之偉才敬徽冊  
以登庸行畢大臣之能事倍調燕餽少副瞻祈

祠部集卷二十七